

五原劳教所的暴行



【明慧网】五原劳教所是内蒙古西部地区迫害男性法轮功学员的黑窝。2001年夏，江泽民邪恶集团为迫害法轮功在全国各地扩建和新建一大批劳教所，于是五原劳教所就由“上边拨专款”在五原县通往乌拉特中旗公路旁新建了起来。为了遮人耳目，在公路边大墙上写着“五原县兴隆镇教养院”。五原劳教所分四个大队，每个大队都非法关押过法轮功学员。这里的警察之间大多都有亲戚关系，迫害法轮功学员手段残忍、卑劣。

长时间电击、拳打脚踢

二零零一年十一月份，劳教所政委穆建峰（现调任呼市女子劳教所政委）带领十多个恶警在新所一楼一个大的空房间内，对三大队多位法轮功学员进行了长达三个小时的残酷迫害。当时穆坐在椅子上，其余恶警站在四周，穆问：“听说你们不写作业，怎么回事？没等法轮功学员说话，三大队的副队长恶警杜向阳走到法轮功学员梁宝池前挥手就朝梁的面部打去，一边打，一边把梁宝池往屋外拽，这时站在四周的恶警一拥而上，把温勇、张瑞童、梁宝池拉到屋外走廊，成长林被拉回屋内，恶警的狂叫声、打人的拳脚声、电击噼啪声、法轮功学员的惨叫声响成一片，这时三大队大队长恶警王继高走到赵忠友前问“写不写作业”？赵忠友回答：“不写，你们凭什么打人？”王继高挥拳就打，边打边把赵忠友拉到屋外，一群恶警蜂拥而上，赵忠友被打的在地上直打滚。接着，法轮功学员杨振奇、桂志宇、成长林陆续被带出屋外分别被关在小屋内，遭殴打、电击等，一直持续到上午十一点。这时被打的七名法轮功学员已不能正常行走，脸部变形，头部肿大，嘴肿的无法张开，身上伤痕累累。

对绝食的法轮功学员的惨无人道的迫害

二零零二年春，一大队法轮功学员马英巨、李振江、崔小佳等绝食抗议恶警以“安检”为名非法搜查个人物品，一大队恶警赵乃卫，教育科科长张前等对法轮功学员李振江多次上绳，恶警张前对李振江狂吼“给xx党跪下”，遭到拒绝，恶警们便象饿狼扑食一样，把李振江打倒在地，拳打脚踢，电击。李振江被打的生不如死，无法承受，咬断了舌头。恶警们见他嘴里不断吐血，这才住手。崔小佳被多次上绳，马英巨被关小号多次，遭上绳、电击等酷刑迫害。这种惨无人道的迫害，造成李振江双手麻木，不能正常抬起，失去了半截舌头；马英巨被电击的腰部以上没有一块好的皮肤，呈黑焦状，象被用火烧过一样，惨不忍睹。（转下页）

明慧週報

●内蒙古版● 第47期 2009年6月10日

世界上少了一个浪子

【明慧网】我曾经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浪子。八、九岁时就和表哥学会了掏包、赌博、吸烟。上学也不好好上，总是逃学。十里八村都知道我是个坏小子。爸妈看我这个样子实在不行，到六年级就不叫我读书了。这样一直到十八、九岁，我去市里学二人转，那里太乱了，师生乱搞，我这个人虽然什么都干，却看不惯这个，所以学了一年就回家了。回家后，我无所事事，就到处打仗。我个子虽不高，打人却在行，不管你多高大，照打不怕。走到哪儿打到哪儿，走到哪儿哪儿都抓我。不得已东逃西躲，被公安追捕。一九九三年时，我把人砍伤，跑到我姑妈家，因手里没有钱，就和表弟再次干起了掏包，后因此被逮捕，判了一年劳教，那年我才二十五岁。

我劳教半年就出来了，得了一身病，走路都走不了了。身体慢慢恢复后，我也曾想过要从新做人，可是就改不了打仗的毛病，有人不拿好眼神看我，我都得找理由打他。

后来我开始接触法轮大法。随着对大法的了解，慢慢的我放下了许多。我在外地打工，还要供养我的小侄子。有一个人平时从我这儿拿点生活费，还一次借走几千元钱，我觉得对他够义气的了，可是我一次去他家时，他拿起木制小凳子狠狠打了我两下。我当时什么都没说，也没还手，但是我心里还有点委屈。想想师父的法，这可能是我欠人家的业债，我得还，光想舒服不行，这样心就平静了。

我在九六年认识一个女朋友，因为她没有户口，一直没结婚。我们生了一个儿子，但是近十年后，她离开了我，还带走了孩子。开始我心里非常不平：我对她百依百顺，她衣来伸手，饭来张口，就这样说走就走了？心里难过，想到要杀她全家。我知道这不对，但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太难了，我就开始背法轮大法师父的话：“为名者气恨终生，为利者六亲不认，为情者自寻烦恼，苦相斗造业一生”。“恶者妒嫉心所致，为私、为气、自谓不公。善者慈悲心常在，无怨、无恨、以苦为乐。觉者执著心无存，静观世人，为幻所迷。”慢慢的，我发现我的心淡了。是法轮大法救了我，否则我真不知道会是什么后果。

象这样的事情还有很多，是法轮功改变了我，让世界上少了一个浪子。（文/东北法轮功新学员）◇



【明慧网】在 60 多年前对德国纳粹罪行进行审判的纽伦堡审判，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审判。审判一开始，所有纳粹战犯用同一个理由为自己辩护：“执行法律的人不受法律追究，杀害犹太人是在执行法律。”希特勒通过法治实施专制和运用法律灭绝种族。对待犹太人，第一步通过立法进行身份上的区分，使犹太人与其他人区别开来；第二步通过立法禁止犹太人经商，切断了犹太人的财富来源；第三步通过强制劳役法，使有劳动能力的犹太人从事超强度的劳役，在将他们的体力耗尽后再赶往集中营从肉体上消灭。600 万犹太人就是这样分步骤被屠杀的。因此所有纳粹战犯都有理由说：杀人是在执行法律。

这样一来把法官难住了，因为“执行法律的人不受法律追究”是法律古训，法官们也信奉同样的古训。不得不休庭。休庭后法官们讨论：如果纳粹战犯的辩护理由成立，那么只需要做一件事，重新开庭后即宣布他们无罪，审判也应宣告结束；如果认为他们的辩护理由不

法下之法为恶法



图：纽伦堡审判历史图片

成立，就必须从法治原理上予以说明。

德国著名哲学家拉德·布鲁赫在法律问题上有个非常精辟的论述，他说：“法律分法上之法和法下之法，以人类的共同理性，以人的尊严和权利作为展示内容的法是法上之法；凡是以背弃人类理性，漠视人的尊严、践踏人的权利为特征的法都是法下之法。法下之法是恶法，恶法非法也。”

他的这一思想很快使法官们达成了共识，法官们认为，纳粹战犯执行的不是法律，而是一种罪恶。再次开庭，法官们以“恶法非法”的原理驳斥了纳粹的辩护理由，纽伦堡审判才得以顺利完成，并将包括集中营护士在内的迫害参加者判处了绞刑。

在中共对大法和大法弟子进行迫害以来，不论其制定了什么法律，以何种形式制定的，其目的都是对“真善忍”和真修向善的大法弟子进行的迫害，从根本上毁坏着人类的道德。也就是说，中共那些成文或不成文、公开或不敢公开的“法律”本身都是恶法。（文/醒言）◇

你们是中国希望



台湾六千名法轮功学员在大草原集体炼功，排出法轮功主要著作《转法轮》。

今年五月六日，大陆张女士随某省旅游团去台湾观光旅游，本来是一件非常难得、高兴的事。可是临行前，单位负责人特地召集会议强调：这次去台湾旅游，谁也不准同台湾法轮功学员接触、讲话，谁要违反这个规定，就会被我们录像，你们人还没回去，录像已经回去了，到时整死你们！张女士听后非常生气，心想这人哪还有一点自由啊。后来张女士的旅游团去台湾旅游时，正赶上台湾六千名法轮功学员在风光明媚的垦丁风景区埔顶大草原集体炼功，排演出金光灿烂的《转法轮》。他们以此来庆祝法轮大法洪传十七周年、洪传世界一百一十四国家和地区。

张女士被这从未见过的祥和、慈悲、正义的场面所震撼，情不自禁地跑过去和法轮功学员们交谈起来。为了支持这次庆典，台湾商人把原本二百元台币的水，只卖给法轮功学员一百二十元。当时张女士去买水，他们把她也当作法轮功学员了，也只收了她一百二十元。当时她心里的

（接上页）关小号长期罚站，剥夺睡眠迫害

二零零二年秋，法轮功学员成长林在一大队被关小号罚站，小号窗户玻璃用纸糊住，期间恶警只给他馒头和玉米面糊。所谓玉米面糊，就是把玉米面用温水冲一下，上面是水，下面是生玉米面。二十四小时不许他睡觉，两个包夹轮换休息，恶警让包夹大声念邪恶写的诬蔑法轮功的胡言乱语，罚站时站的不正包夹上去就拳打脚踢，按着头往墙上推撞。成长林被罚站十多天，腿肿的很粗，脚肿的无法穿鞋，无法正常行走。没多久，成长林肚子肿的象个临产的孕妇，被诊断为肝硬化腹水。同年，一大队法轮功学员马英巨被关小号、罚站、剥夺睡眠长达三十多天。

长时间超负荷劳役

五原劳教恶警逼迫法轮功学员长时间超负荷劳役。一次法轮功学员杨振奇在挖大渠时累的没力气，在渠边呕吐，恶警沙惠民对杨振奇说：“在这整死你就象死个蚂蚁。”

中共打着“劳动教养”的名义建立了庞大的劳教系统，嘴上说教育人，实际上里面污七八糟什么邪恶的事情都会发生。二零零二年，有一次巴彦淖尔市防疫站工作人员对那里的吸毒人员进行抽血检验，发现五原劳教所的吸毒人员在劳教所内还能吸到毒品。◇

那个感动，用语言难以形容。她看到了台湾政府对法轮功的支持，看到了台湾人民对法轮功的喜爱。再看看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真是天壤之别。

张女士回来后，找到当地的法轮功学员，当时就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加入了 5500 万人的三退大潮，并要求学炼法轮功。她说：“看到了法轮功，就看到了中国的希望！”并要当地的法轮功学员转告台湾全体法轮功学员：该旅游团全体成员向他们致敬！◇